

阳台菜园

■郭宗忠

在阳台上种一棵西红柿树，是多年前看以色列在沙漠上滴灌种出的西红柿树。他们在沙漠上建造大棚，每公顷西红柿产量高达500吨，而平常露天的产量只有60到80吨。

三年前，到了秋天快下霜的时候，我菜园里的一棵小西红柿秧上还密密麻麻结着青涩的大小不一的西红柿，这样被霜打了实在可惜，我就把小西红柿栽进了一个陶盆，放在了阳台上。

阳台上阳光充足，每隔一两天，我就给它浇一次水。

小西红柿陆续成熟，也成了我阳台上的一景。

那些绿色的花草我也喜欢，特别是我从新余北湖公园带来的葱兰籽长出的葱兰，已经繁衍了四五盆，长势茂密旺盛，特别是冬天给人一种清新之感。

在冬天却能品尝到新鲜的味道浓郁的小西红柿，让我对这棵小西红柿树开始有了一份喜欢。

它开始爬秧，爬满了我的阳台窗户的格子，一年四季开出的花，结出的小西红柿一茬接一茬，小西红柿在冬日的阳光里格外红艳饱满，让人垂涎欲滴。

品尝一个，久久回味着余香。

现在，它在我阳台上已经度过了四个冬天，长成了一棵小西红柿树，在我面对的书桌前的阳台上。每天我都仿佛置身于花园和菜园里，朋友们来了也无不感到新奇、



惊奇。

如此，我在快下霜前把辣椒也移栽到阳台上的花盆里，辣椒也开花结果两三个冬天了。阳台上的辣椒，秋天落完了叶，又开始发出新芽，又开花结果，等到年关，炒菜的时候，摘下一两个红红的辣椒当调料，那种鲜艳和辣味，又增加了食欲和快乐。

韭菜种了两盆，香菜也一拃高了。去年秋天从老家带来的芹菜种子，以为不适应这里的环境，长得很纤细，没想到，冬天来

了，阳台上的阳光让芹菜很快根深叶茂，叶子大大的，绿绿的，而且已长高到三四十厘米。

快到春节了，今年做年夜菜，我阳台上的绿色小菜就足够了：辣椒炒肉、蒜苗炒腊肉、素炒芹菜、韭菜炒鸡蛋、香菜丸子汤、一盘小西红柿……

绿色又健康的一桌菜，品着温热的二锅头，门外鞭炮声声，大雪飘飘，这种简单日子品尝出的喜悦和幸福，余韵悠长。

年味

■唐运华

回荡。条几上放着要等年初一才能燃放的较大的一盘鞭炮，老式方桌上放着我的宝贝一样的小麦芒炮。麦芒炮用红纸包装，贴着花纸，花纸上写着“浏阳”二字。我用一截短香点燃一个小炮，抡起胳膊甩向高空，“啪”的一声，清脆悦耳，雪地上落下点点红色纸屑。只有这一盘小炮，放完了便没了，我克制住满腔想放的冲动，每天只放几个。

进入腊月二十，父亲便着手准备杀猪。喂了一年的猪，要杀它过年了，每天三顿给它喂食的母亲却眼泪涟涟，舍不得。父亲请人把猪的四个蹄子绑了，每天在圈里活蹦乱跳的猪哪受过这般待遇，扯开嗓子嚎叫，响彻云霄。父亲用架车把猪拉到村中屠户老王的院里，几个人把猪抬到一个窄长的条案上。老王高举起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木棒，用毒毒的眼光瞄准猪耳后根，往后撤一下身体，“嘿”的一声，用尽所有力气把木棒闷在猪的耳后根，遭到“闷头棍”的猪立即四蹄抽搐，以下便是程序性的事了。最后我得到一个猪尿泡，吹得很大，摔着玩，砰砰作响。杀一头肥猪，我欢喜地以为过年可以解馋随便吃个够，可是父亲却把所有的猪肉拉到集市上卖，最后剩一点品相差嘟噜噜没人要的肉，父亲才拿回来作为家里的过年肉。

进入腊月，集市上陆续摆出碗筷、海带等年货。海带是过年的必备，家家都买。进入腊月十五，街道两边挨排摆着鞭炮、春联和各种蔬菜。卖猪肉的用架车作为摊子，一个接一个，有半里地长，一直排到村庄后面。最热闹的是羊行，群羊像串蚂蚱一样被拴在长长的粗绳上。羊群“咩咩”叫着，此起彼伏。几个留着山羊胡子的回民老头在羊行里穿梭，他们看中了哪只羊时，一只手掐住羊脊背，另一只手托起羊屁股，查看膘情。卖只羊用来过年，对于穷人家来说，过年便是过关。富人过年，穷人过关，所以叫“年关”。



上个春节的鞭炮声在耳边还没散尽，这个春节转瞬又至。刚进入腊月，父亲已在向我谈论过年的话题，年迈的父亲似乎比年轻人更向往过年。随着年龄增长，我对过年的感觉越来越淡。然而，以前对过年的回忆却充盈在心间，历久弥新，那美好的记忆永远忘不了。

小时候，村里大多数家庭都比较穷，过年的时候，小男孩能得到父亲给买的一盘小“麦芒炮”便是最大的喜悦了。天空飘着微雪，地上白白的一片，猪圈上、红薯窖上、干玉米秸上、猪圈旁的竹林里，都积了一层雪。夜幕降临，门前灯光中雪花像一群白色的蝴蝶在飞。村中不时传来“啪啪”的炮声，在寂静的夜空

初一凌晨，村中笼罩在硝烟的薄雾中，空气中弥漫着硝烟的气味，每家院里都遗落或大或小的一片炮纸。那时候，很多家的鞭炮都不长，当听到某家电闪雷鸣地放鞭炮时，小孩子便慌张跑去拾炮，当跑到那家时，鞭炮已响完了。远处别村的鞭炮声响得正欢，咕噜噜，咕噜噜，像推磨声，又像给牲口炒料豆子声。村中路上来往着拜年的人群，有人膝盖上沾着磕头时留下的土印。小时候，我极害怕出去拜年，感到难为情，于是便遭到父母的责怪。母亲说落我：狗肉不能上桌子，小庙子鬼不能进大殿。

走亲戚是过年不变的内容。初一走干亲，初二走舅家或“新亲”。那时亲戚多，我们兄妹几个要分头行动，有的家庭要走到正月十五。走亲戚的礼物是小馍、果子，给长辈拿大馍。每家都有一个用麦秸编的大草囤，用来盛馍。记得有一年，姨妈蒸的馍一直放到出了正月，发霉了还在吃。姥姥家距离较远，要经过两道河，蚰蜒一样的土路，无数个村庄，路旁是田野，小麦披着白霜。曾有数年，每年初二我必走一家位于豫皖交界的亲戚。这家亲戚的条几上设有神像，凡来客都要磕头下拜。我不习惯行磕头礼，但也要随俗。有一年下大雪，不能骑车，我挎着篮子步行去。他们村子东边是莽莽苍苍的田野，春光明媚的时候，太阳透过小树林洒下万丈金光，看着田野上空美丽的雾霭，少年的我生发出许多美丽的遐想。

现在，社会发展了，物质丰富了，过年的方式变得多种多样。随着很多长辈亲戚一个个去世，过年要走的亲戚也越来越少。岁月不待人，小时候对过年的渴望和希冀，变成了现在的压力和紧迫感。随着春运洪流临近，村里在外漂泊打工的人陆续归来，这种借过年与亲人团聚的人伦亲情，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

岸上行(外二首)

■邵超

沿着左岸
顺流而下
流水弯曲我弯曲

沿着右岸
逆流而上
流水弯曲我依旧弯曲

岸弯曲着站在那里
流水弯曲着走远了
岸和流水都没有想到
我还会弯曲着回来

困惑

马离开了马车
马车成了马的弃物
同样，马
也成了马车的弃物

收藏马车的人
得到了马车，如获至宝
驭手得到了马
同样如获至宝

孰是弃物
孰是宝贝
赶车夫诚惶诚恐
愣了半天还不明白

尽管如此

蝇拍是用来打苍蝇的
直到被打了
苍蝇却不明白蝇拍是什么

鱼钩是用来钓鱼的
直到上钩了
鱼却不明白鱼钩是什么

鸟枪是用来打鸟的
直到中弹了
鸟却不明白鸟枪是什么

尽管如此
苍蝇、鱼和鸟到头来
还在嘲笑蝇拍、鱼钩和鸟枪
没长脑袋

春风

■东晓杰

来的时候，我已经期待了很久
走近的那一刻，我才发现
今年，你又换了妆容

看着你的眉飞色舞，和脚步轻盈
就知道，你的渴望、急切和憧憬
我也被压抑了一个冬季，现在终于冰消雪融

如果让我对你表白
我就把心捧到你的面前
然后再像诗人一样抒情

我明白，你要的不是赞美
你依恋的是
和你一样温暖的怀抱

不要拒绝春风的爱抚
只有它来了
草才会绿，花才会红，鸟才会鸣